

蝎子沟暴动

王占君 著

7.4

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是依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写成的。

小说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，展开了紧张、曲折、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：风雪夜扼杀孙缩脖，大暴动血溅蝎子沟，敌密探夜搜杂货铺，老板娘用计巧周旋，瓦斯响千人遭惨害，等死房兄妹惊相逢，变节者告密触电网，干姐妹更增异族情，抗强暴少女吻钢刀，游击队智取百花楼……

作品以通俗质朴的语言，塑造了特殊工人叶治平、龙国柱、严瑞，以及地下党交通站负责人王悦、王玉姐弟等正面人物形象，同时也活画了日伪特等反面人物的群象。

小说情节逼真、故事生动。

蝎 子 沟 暴 动

Xiezigou Baodong

王占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16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2/3 插页：1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8,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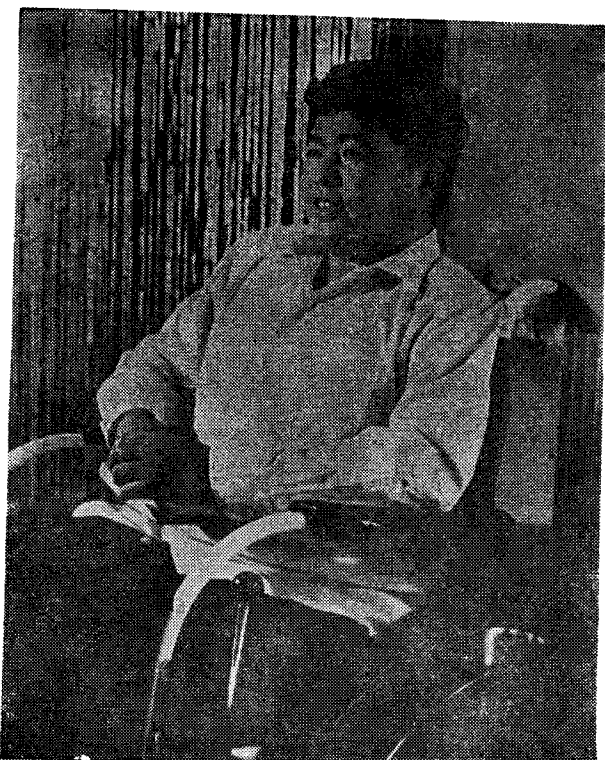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祝乃杰

责任校对：李 非
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

统一书号：16158·796

定价：0.50元



王占君同志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瘫痪作家。一九四四年生，初中文化。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创作员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。一九六〇年以来，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曲艺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三百八十多篇。一九七九年以后，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七星镇》、《白衣侠女》、《东藏魔影》和《保安司令》等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大暴动众英雄遇难
斗密探老板娘藏人 (3)
- 第二回 民族魂同心抗高桥
阶级情一意护小雨 (17)
- 第三回 地狱初识惊心触目
战友重逢悲喜交加 (31)
- 第四回 交任务徐政委进城
察破绽尹歪嘴跟踪 (45)
- 第五回 烟头传信内外接线
瓦斯炸响千人丧生 (59)
- 第六回 隋安连副良心何在
日本小姐爱情给谁 (73)
- 第七回 石灰包教训丑八怪
等死房惊识尚小奎 (87)
- 第八回 闹罢工初战获胜利
施妙计井下除汉奸 (102)
- 第九回 岗楼有戏王玉会演
电网无情叛徒成灰 (115)

- 第十回 巧周旋舌枪战群寇
暗传书纸条破毒谋 (131)
- 第十一回 抗强暴少女吻钢刀
寻正义和子承重任 (146)
- 第十二回 游击队智取百花楼
叶治平火烧蝎子沟 (159)

**献给在阜新新丘夏菜园子暴动
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和胜利冲出牢笼
的同志们！**



第一回 大暴动众英雄遇难 斗密探老板娘藏人

北风，象千万群发疯的野马，嘶叫着，哀号着，从冰雪覆盖的辽西大地上卷过。成团的烟雪，大把的碎沙，飘零的枯枝败叶，和漫天飞雪搅在一起，到处是迷蒙蒙的一片。夜，越发显得漆黑、冰冷、阴森了。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的辽西大地，寒魔似乎主宰了一切。

已经是后半夜，辽西最大的煤矿，“福兴满炭矿业所”的几十里矿区，一片沉寂，黑古隆冬，悄无声息，似乎也已在凛冽的寒夜中死去。只有关押特殊工人蝎子沟的岗楼上，还闪着鬼火一样的灯光。电网里面，特殊工人住的几栋大房子，如同垂危的老人，被狂风刮得摇摇欲坠。四周一人多高的电网，也象发疟子的病汉，在寒风中不住瑟瑟发抖。在岗楼上值夜的伪警备队员，耐不住这风雪严寒，都缩回岗楼里打盹去了。他们，以及他们的主子日寇守备队哪里知道，就在他们严密监视、重兵防守的眼皮底下，一件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发生。

一号大房子里，号长孙缩脖把着炕头睡得正香。这大房子长约十米，对面炕，每一面都象摆饺子一样密密麻麻地挤着三十个人。为了便于监视特殊工人，大房子都是靠一头开门，号长把门睡在炕头。不知孙缩脖正在做什么美梦，此刻

他打呼噜放屁吧哒嘴，还含混不清地说着梦呓。这时，北炕上有人摸黑悄悄坐起，轻轻下了地。几乎在同时，南炕也下来一个人。两人在黑暗中握下手，然后就猫腰向炕头摸去。到了孙缩脖跟前，二人彼此略一示意，便一齐饿虎扑食般地扑上去。身高体壮的特殊工人名叫古涛，他那铁钳似的双手，紧紧掐住了孙缩脖那短短的脖子。孙缩脖在睡梦中憋闷得喘不上气来，止不住腿脚乱蹬。压在他身上的另一特殊工人韩波，哪里容他动弹，狠狠按住，不消几分钟，孙缩脖就进了鬼门关。

“老古，行了，蹬腿了。”韩波告诉说。

古涛似乎还不解恨，又狠狠地掐了几下才松开手。这时，特殊工人的秘密领导人龙国柱，已经站在了屋地中间。韩波走上前，用掩饰不住的激动声音说：“老龙，孙缩脖完蛋了！”

“好！”龙国柱兴奋地把南北大炕环视一眼，庄严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准备暴动！”

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，蒙头装睡的特殊工人们，听到龙国柱一声令下，都呼的一声爬起来，下了炕，齐整整地站了两排，并自动向右看齐，仿佛等待首长检阅的战士。这些特殊工人，都是被俘的抗战人员。他们当中，绝大多数是我八路军指战员，区乡村游击队员和抗日干部，还有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兵，以及被鬼子怀疑为八路探子的农民。福兴满炭矿业所，目前共有特殊工人三百多，全都关押在这里。他们有着良好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革命斗志，尽管非人的待遇已把他们折磨得骨瘦如柴，但龙国柱一声召唤，他们还都

象战士听到命令一样，挺胸列队，准备杀向疆场。

这工夫，其他大房子的暴动负责人，也全都按时来到了。按事先的布置，每一栋大房子的人为一个中队，由六个中队组成暴动大队。原冀中军区某区队指导员龙国柱为大队长，原冀中军区某部排长齐义为副大队长。龙国柱见齐义和六个中队长全都来到，并且都顺利地收拾了各屋的号长，非常高兴。当即命令全体特殊工人在二号、三号大房子之间集结待命。很快三百多名特殊工人就全都在二、三号大房子之间列队站好。人们眼中闪耀着兴奋的光芒，急切地期待着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。

作为暴动的领导人，龙国柱此刻想得很多。三百多手无寸铁的战友，能不能冲出这圈有电网，并有荷枪实弹敌人重兵防守的围子，确实凶多吉少。按原来的想法，是要在同地方党取得联系后，有了足够的准备时，里应外合举行暴动。可是，急切之间一时找不到地下党，而敌人的压迫又越来越重，眼看着每天都有三五名七八名战友被折磨死，人们都感到忍无可忍了。特别是前天，十一名同志被投进狼狗圈，活活被狗吃掉，这怎不激起广大特殊工人的万丈怒火。好比火山的岩浆，在能量积蓄到饱和的程度下非喷发不可了。龙国柱想要同志们再等待时机也办不到了。很多人都等不及了，昨天夜里有两伙特殊工人就要擅自行动。他们说，与其等死，不如拚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也只有采取行动了。此刻，箭在弦上，满弓待发，暴动已势在必行。尽管这次行动具有很大的冒险性，成功的可能性甚小，但是龙国柱想到，自己做为暴动的领导人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，力争让更多的同志

冲出这死的牢笼。因此，他事先做了些必要的准备。

今天，龙国柱和齐义对地形再次暗中做了仔细观察。发现正北方向厕所后边有一条排水沟，从电网下穿过。人如果紧贴沟底爬行，有可能钻出电网。因此决定由原冀中军区六分区三十一区队第三连指导员戴绪书同志，为突击队队长，带领十名队员，先行护送六十多体弱多病的同志，由水沟爬出电网。但是，面对着三千三百伏高压电网，人能否安全通过尚无把握。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，需要有人先试爬一下。

齐义抢先站到龙国柱面前：“老龙，让我试试。”

戴绪书又一下挤到齐义前边：“我是突击队长，应该我去。”

突击队员石锋也来请战：“老龙，他们都是队长，担子更重，我也是共产党员，探路的任务交给我！”

龙国柱的眼神，在他们三人身上扫来扫去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戴绪书又跨前半步说：“老龙，我个子小人又瘦，探路稳妥些，时间宝贵，快下令吧！”

龙国柱此刻百感交集，他知道用语言来鼓励面前视死如归的战友，是完全不必要的。他伸出双手，紧紧握住戴绪书的双手，使劲摇了几下，然后点点头毅然松开了手。戴绪书立刻转身向电网奔去。

风在吼，雪在飘，电网被刮得“吱吱”作响，岗楼上的灯光在风雪中忽明忽暗。戴绪书满怀为革命献身的决心，不顾死亡的危险，坚定地向前爬去。他知道，身后有三百多双眼睛在看着自己，自己是用生命为三百多同志的生存开辟

道路，这是多么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呀！想到此，他加快了爬行速度，向前，更快地向前。终于，戴绪书那瘦小灵巧的身体爬到了电网下面，未见异常。屏神静气注目观看的龙国柱、齐义、石锋等人，都松了一口气。但是就在这时，刺眼的蓝色电弧光一闪，戴绪书的躯体立刻被吸上去，眨眼工夫便被烧焦了。特殊工人中一个国民党兵，眼见如此情景，吓得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用双手蒙住了眼睛。石锋象狮子一样发怒了，气愤地踢他一脚：“熊包！你给我住嘴！”说着，他也不等龙国柱同意，从怀中抽出今晚从厨房中弄来的菜刀，不顾一切向电网扑去。龙国柱要拦已来不及了，急得一跺脚，喊了声：“站下！”石锋已冲到电网跟前，为了给三百多同志打开一条生路，他举起菜刀奋力向电网砍去。又是一道耀眼的蓝色电光，石锋当即便触电牺牲了。

电网两次起火，惊动了值夜的伪警备队黑狗子。顷刻间，凄厉的哨音响起，刺耳的警报声回鸣，探照灯的白色光柱横扫竖描划破夜空。黑狗子的喊声，日本鬼子的叫声和盲目射击的枪声响成一片。情况骤然突变，形势万分险恶，龙国柱临危不乱当机立断：“一二三中队由大门突围，四中队由西侧电网突围，五六中队仍由此处向外冲！”特殊工人立刻分成三伙，分别向外冲锋。龙国柱亲自率领一二三中队冲向大门，齐义领四中队向西，韩波、古涛领五六中队留在原地以厕所为掩护组织突围。敌人的火力被迫分散开，但是他们认为电网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集中火力封锁大门。这时，两个突击队员抱来几床棉被，搭在北面电网上就往外跳，但是棉被立时被烧穿，人也烧焦在电网上。大门口，一场触目惊

心的生死搏斗正在激烈进行。敌人两挺机枪的交叉火力封锁了大门，龙国柱组织的两次冲锋都已失败，三十多战友倒在了大门前。特殊工人无不眼中冒火，咬碎钢牙，只恨手中没有武器。龙国柱想，现在哪怕有三颗手榴弹，也能摧毁敌人一座岗楼。想到武器，龙国柱看看院内的建筑物忽然有了主意：“同志们，砖瓦石块就是我们的武器，叫他们尝尝土手榴弹，拆房子打呀！冲啊！”于是砖瓦石块雨点般地飞向两座岗楼，大门前又开始了第三次冲锋。砖石雨虽然在心理上起到了对敌人的威慑作用，但毕竟不能造成杀伤，敌人封锁大门的火力丝毫没有减弱，而且又用步枪组成了一道新的火网。敌人并不向特殊工人密集的人群射击，只是集中火力封锁大门，以不使特殊工人逃出为目的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要冲出密集的火网实在是难以想象的。特殊工人只要一接近大门，无不身中数弹倒地而亡。龙国柱眼看着同志们一个个倒下也无计可施。这时，风雪中隐隐传来了马达声，响声越来越大，车灯的光亮开始在四周出现，鬼子宪兵队，关东军守备队，矿警队、警察署和矿业所劳务系的日伪敌人，接到电话后都飞速赶来。情况越来越紧，五六中队聚集在电网前仍然束手无策，指挥四中队的齐义跑过来对古涛说：“快，摘门板搭在电网上往外跳！”说罢，齐义跑向大房子去摘门板，古涛、韩波也飞快摘来两块门板搭在电网上，电网“哧哧”冒着火星。古涛稍后两步猛的一跑，脚踏门板飞身跃出了电网。回头招呼说：“快，快往外跳！”与此同时，韩波也从另一块门板跳出去。汽车灯越来越亮，增援的敌人越来越近，电网里的战友催促古涛、韩波快跑，但他们二人想的

却是更多的同志脱险。在他们的鼓励下，同志们接二连三地跳出二十多人。但是已经晚了，增援来的敌人业已下车包抄过来。探照灯光束也照射在两块门板上，机枪步枪子弹泼水似地向这里倾泻，再从这里往外跳已是不可能了。外面的古涛、韩波看见就要被敌人包围，对大家说，两人一组分散突围，冲出一个算一个。他们俩为了掩护同志，挺起胸膛大摇大摆向敌人走去。日伪军一下子都被闹愣了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二人身上，其它人分成十数个小组，趁机向不同方向跑去。敌人顾此失彼，虽然又打死打伤十几个特殊工人，由于夜黑风紧雪大，蝎子沟附近又地形复杂，还是有七八个特殊工人逃出了魔掌。古涛、韩波为掩护同志们突围，全都落入敌手。

敌人在北面电网外抓住古涛、韩波后，留下一部分黑狗子站下封锁，不停地向门板上射击，阻止特殊工人继续从此往外冲，其余的分别转向大门和电网西侧。

四中队的特殊工人，由齐义带头，也从门板上跳出去十几个人，由于敌人赶到，这条路也被堵死。齐义等十几人见敌人相距不过百米，知道难以脱身，就四散开向敌人冲去。大家都抱着拚死的决心，抓住一个垫背的够本，整死俩就赚一个。西面这伙敌人，主要是鬼子宪兵队。宪兵队长中村知道特殊工人全是徒手，而他们有一百多，十倍于特殊工人，就下令一律捉活的。中村哪里知道，他的部下虽有武士道精神，汉奸们虽然都会几下拳脚懂点武术，但是却架不住这十几个不要命的特殊工人的冲击。正是一人拚命，万夫难挡。等到混战起来，鬼子汉奸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有的被咬掉

了耳朵，有的被抠瞎了眼睛，中村想要下令开枪已来不及。特殊工人虽然英勇，敌人毕竟人多势众，混战之中，有四五个特殊工人牺牲，有四五个被俘，也有四五个人趁混乱逃了出去。单说齐义刚跑出包围圈，一眼望见杨树上拴着一匹雪白的战马，他想，附近无人把马夺到手里，就可很快摆脱敌人。他上前去解缰绳，未等解开，有人突然从身后抱住他。后面的人是汉奸密探尹歪嘴子，这小子一心想活捉面前的特殊工人好请功领赏，没想到，齐义从小就练习武术，平时三五个人都近不得身。他发觉被人抱住，正是会者不忙，往后一伸手，抓住尹歪嘴的后背，稍一用力就把尹歪嘴掀过来，尹歪嘴被四仰八叉摺在雪地上。哪容尹歪嘴动弹，齐义跑下去用膝盖顶住了他的胸膛。伸手往他腰间一摸，先摸到一把匕首，又一摸，摸到一支匣子枪。经常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，对武器的感情是旁人体会不到的。齐义拿到枪，真比见了亲娘还亲，如虎添翼一样，胆量又壮十分。这时，几个鬼子已向他扑来，齐义急忙举刀向尹歪嘴扎下，尹歪嘴使劲一滚，此刀落空，再刺杀尹歪嘴已来不及，鬼子相距不过十几步了。齐义舍了尹歪嘴，跳起来一跃上马，挥刀割断缰绳，用手枪在马背上狠捶了一下，那马腾空一跃，跳出两丈开外，撒开四蹄，疾驰起来。尹歪嘴从地上爬起来，可着嗓子喊着：“骑马跑了，快追呀！追……”未等他喊完，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一颗子弹飞来，从尹歪嘴的脑门上穿过，穿透了他的狗皮帽子，头皮都被烫了一溜沟。尹歪嘴子知道逃跑那位是神枪手，吓得赶紧趴在地上。中村闻讯赶来，忙叫开枪，两个鬼子举起手里的三八大盖，瞄准齐义，“叭勾”一

起开枪，但是白马依然如飞地奔驰着。中村急忙奔向摩托车和尹歪嘴及另两个鬼子宪兵一起，分乘两辆带斗摩托车，向齐义逃跑的方向，加大油门紧紧追赶下去。

即便真是千里马，也跑不过机械化的摩托车，很快中村就捕捉到了目标。齐义在前方三百米外纵马飞驰，中村恨不能立刻把齐义抓到手里，摩托车简直飞起来，他还不住催促鬼子驾驶员：“快！快快的！”齐义发觉敌人越追越近，扭头举枪阻击。但由于双方都处于急速运动中，很难瞄准，连发三枪都未射中。摩托车的马达声越来越大，敌人就要追上来，齐义虽然心疼子弹，也不得不撒手打了，他紧贴在马背上，让马之字形行进，巧妙地躲闪着敌人的弹雨，同时扭回头，照准第一辆摩托车，“哒哒哒”扫出了一梭子。有两发子弹击中外胎，前轮“哧”一声泄了气，第一辆车打个旋猛然停下，把中村颠出车来，摔了个嘴啃泥。第二辆车见状来个急煞车。中村从地上爬起，把一个鬼子宪兵撵出去，跳上第二辆车又追。齐义虽然赢得了一两分钟时间，但是毕竟存在着速度上的差距，很快中村又追上来。齐义想，在这平坦的野外，要摆脱鬼子的追击肯定办不到。前面不远就是福兴矿区最大的集镇福兴镇，便策马直奔镇里。中村明白，到了镇里，大街小巷串胡同，摩托车不如马灵活，就失去了优势，很可能趁机跑掉。因此，他忙吩咐开枪。尹歪嘴的枪被齐义缴去，就从鬼子驾驶员身上取下手枪，同中村一起向齐义射击。齐义已经进了街口，坐下白马忽然被射中，就在白马倒下去的一刹那，齐义在马背上就势腾空一跃，上了附近一家院墙墙头。随即便施展起练武术时学到的本领，翻墙

越房穿院过屋，很快到了另一条街巷。这时整个福兴镇已经象开锅一样乱起来。守备队的鬼子，伪警备队和警察署的汉奸听见枪声，都一窝蜂似地拥到了街上，在中村、尹歪嘴的指挥下，迅速封锁了出镇的道路，并分成数股在各条街巷追捕。齐义刚跑到巷口，一眼望见有十几个黑狗子正迎面奔来，赶紧折身跑回，想从后面巷口拐往另一条胡同。可是，这面又有十几个鬼子奔跑过来。齐义前进无路，后退无门，只好一跃爬上墙头，顺墙上了房，刚站起来，便被敌人发现，鬼子汉奸嚎叫着一起向他开枪。齐义在房上飞奔，又到了另一条胡同，他一跃跳下，未待站稳，发现又有敌人扑进了这条小巷。情况万分紧急，齐义正不知如何是好，身后的木板门忽然轻轻打开。齐义一惊猛回头看，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站在身后，她急速地把齐义看一眼，一拉齐义的袖子：“快进来！”敌人就要逼近，齐义也顾不得许多了，闪身进了院子。那妇女急忙闩上门，把齐义领到屋中，挪开炕琴，掀开炕席和木板，对齐义说：“下去，不论外边发生什么情况，千万别动，我会对付敌人的。”说罢，推下齐义，迅速盖好，又挪回炕琴，然后把院里的脚印扫平，回到屋内和衣而卧。

少顷，左邻右舍都传来了“呼呼呼”的打门声，很快，她的木板门也被敲响。“开门！他妈的快开门！”传来的是汉奸的叱呼声。她故意磨蹭一会才点上灯，然后趿着鞋，来到后门里装做不知地说：“哪个挨刀的！三更半夜的来敲门，查户口不行白天来吗？非得半夜折腾人。”说着，抽开门栓，打开院门。尹歪嘴领着几个黑狗子立刻一拥而进。女